

寫劇原理

金佛西



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印刷
民國二十二年十一月發行

現代文寫劇原理（全一
學叢刊）



定價銀四角五

(外埠另加郵匯)

著者 熊佛歌

編校者 錢

發行者

中華書局七
上海
代理人

印刷者

中華書局
上海
靜

上海棋盤街 中華

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邢
州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
安南昌長沙常德衡陽
杭州蘇州安慶蕪湖衡陽
廬州南京

自序之一

假如沒有日本炮火轟炸上海，這本書早就與讀者見面了。這本書的底稿在去年春天與「佛西戲劇第三集」同時交給商務印書館印行，今年一月已經印刷齊備，正在從事裝訂，那知在「一二八」事變，日本人派了幾十架飛機，帶了幾百個炸彈轟炸上海，商務也被焚炸，於是這部書亦同遭國難了。

人家說我倒霉，把底稿燬了。我說這是我的光榮。日本無理侵佔我三省，無故仇殺我同胞，凡有血性的男兒無不怒髮衝冠，我既未能効命疆場，已是慚愧萬分，如今損失了兩部不像樣的作品又算什麼呢？雖然，我是一個搖筆桿爲生的，我的作品不但是我的生活線，也是我心血的

寫劇原理

結晶。把我的作品燬了，無異戕殺我的生命。現在我從書箱裏將這些遺留下來的零星片斷的稿件重新整理一番，并且把最近作的一篇——怎樣走入大眾——併刊在這裏，以資紀念國難。

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一日熊佛西記於北平。

自序之二

呐喊的時候過去了。現在咱們應該腳踏實地的來幹。

在過去，我們只感到中國需要戲劇，但不知道需要什麼樣的戲劇，我們只知道鼓動戲劇運動，但不知道怎樣運動；只知呐喊，不知怎麼充實呐喊。這種空吹虛打的時代早已過去了。我們現在要腳踏實地的來幹。幹究竟怎樣幹？

主要的，首先的，當然是劇本的創造。劇本是戲劇藝術的根苗，沒有了它，劇藝的任何方面都難滋長。但創造劇本不是容易事，應該有原則，應該有方法。在下筆前，對於寫劇原理要有充分認識，對於寫劇方法應有相當把握。這不管是天才與非天才都很重要。有時，天才的作家也許用

不着固定的理論，也許用不着死板的方法。不過這世界上有多少天才呢？何況天才的發現未嘗不是理論薰陶的結果？

根據這種原則，不才在十年前就想寫兩部書：一部是寫劇原理，一部是寫劇方法。我認為這類的書對於中國戲劇前途異常重要。戲劇原理更為重要。因為原理是關乎藝術的內容與體裁，是思想的，比較複雜深沉；方法是關乎藝術的技術與機巧，是機械的，比較簡單浮淺。光陰真快，十年就這樣毫無成就的過去了。而我立志要寫的兩部書只勉強的不像樣的寫成了頭一部，就是現在這裏刊行的寫劇原理，而後一部還是杳無消息。但這杳無消息，並不是我的興趣淡沒，實在是中國像樣一點的創作劇本還無消息。論及寫劇方法，當然不能不引例證明，不能不劇本分析。可憐我們現在不但沒有好的劇本可以引用，就是連壞的劇本也還稀少。我們的田園竟荒蕪到這般地步，所以我的寫劇方法，假如

要寫得像樣一點，只好待諸來年的來年春消息。

這部寫劇原理是五年來我在北平國立藝術學院戲劇系編劇班的講稿。現經我重新整理了一番。說來也慚愧，十三篇短而不像樣的文章，居然費了我九牛二虎之力，花了我五六年的光陰，現在還要拿出來問世，真是寒倫已極。可是話又說回來了，這部書雖淺薄，却是我國四千餘年來第一部關於戲劇原理的比較有系統的書。這我很引以爲榮，引以自豪。自然，我不是說中國以前沒有戲劇原理的紀載，不過都是一些零星片斷散見古人雜記中的筆誌。而這些不成系統的筆誌又是關於「曲」的成分多，關於「戲」的紀載少，關於詞藻的討論多，關於原理的樹立少。據我看，中國第一個戲劇理論家要推李笠翁，因為他的閒情偶集裏，却有些高明的意見。我這本書的內容雖不敢自詡，但至少是一本以藝術原則而論戲劇的書，因為中國人向來是以「小道」或「兒

戲」目戲劇，最高的觀念亦不過是高臺教化，移風易俗。把戲劇當着藝術是我輩近年來的新論調。這種論調雖已逐漸普遍，而未充實。時下在報章雜誌上見到的戲劇論調呐喊的居多，含有內容的極少。空洞的論調決難發生實際的運動。實際的運動不可不有健全的理論。我的這本小書就想在這方面有點小小的貢獻。希望這本書的刊行能產生許多好的劇本來充實我們的戲劇運動，希望這本書的問世，能引起較健康的理由。我只是拋磚引玉而已。

民國十九年十二月熊佛西序於北平。

寫劇原理

目次

自序之一	一
自序之二	一
創作	一
戲劇與趣味	七
單純主義	七
劇作家的修養	三
寫劇方法	一元

三一律	三七
程式	四五
悲劇	五二
喜劇	三三
歌劇的創造	三一
史劇	二〇
有聲與無聲	一九
觀衆	一八
怎樣走入大眾	一五

創作

藝術家應該有兩個世界：一個是現實世界，一個是理想世界；或是一個是靈的世界，一個是肉的世界。

現實世界即人類生活的世界，即真的世界。人與人的關係，物與物的關係，人與物的關係，在這個世界裏表現得完備周密。所謂「生老病死」，「悲歡離合」無不表現於這個世界。並且表現得非常具體的一針就是一針，一線就是一線。但是這個世界從藝術家的眼光看來，似乎短少生動，缺乏變幻，而沒有他們所謂的「美」。於是他們對於這個世界不滿足，起了懷疑，因此在他們腦海中另外建築了一個世界，——一個超然的世界。

這個超然的世界即是理想的世界，即是夢幻的世界。在自然世界裏不能滿足的，在這兒都可以滿足；在那邊感覺醜的事物，在這裏都能美化；在那邊感覺殘缺的，在這裏都可以完整；在那邊感覺限制的，在這裏都可以自由。幻境就是這個世界的創造。夢就是這個世界的生命。我們有時不滿足現實生活，往往想做夢，常想跑到夢裏去。夢雖不是詩，不是畫，但終蘊蓄着詩與畫。夢是不滿足的象徵。夢是弱者的呼聲與反抗。夢是藝術家的歸宿。不過夢，正如現實的情境一樣，亦有次第優劣的區別。有善於作夢者，有不善於作夢者，全憑作者的天才。

這兩個世界是不能獨立的，是相應而生的。倘無現實世界的存在，決無理想世界的發生。藝術家的創造就是這兩個世界關連的精粹，就是靈與肉的調和。

心理學家說先要有刺激，才會有反應。對於藝術家，現實世界是個

給與刺激的世界，理想世界是個承受反應的世界。詩人在現實世界裏得了某種刺激，他可以把這種刺激和感觸帶到他的想像的國裏，在那裏讓它優游，讓它醞釀，讓它承受它應得的反應，經過這種程序的結果才是詩，才是藝術，才是創造，而非抄襲。一切的藝術，照我看來，都要經過如此的程序，然後始能產生。

抄襲只能運用於現實世界。創造是從現實世界到理想世界的結晶。譬如昨天報上載着這樣一段事實：『天津某貿易公司詐欺取財一案，經揭露後，該公司某經理畏罪吞金自殺。』我們看了覺得某經理很可憐，覺得這事很可悲。但是可悲可憐的人事不是悲劇，雖然悲劇是由於這類材料結構而成的。這僅是現實世界裏一段事實。它僅是一段事實，不是詩，不是悲劇。假如我們將這段事實源源本本絲毫不改如照相一般的作成劇，而稱它爲悲劇，我們覺得這是很可笑的。其實這僅是現

實世界的一盆糟粕。這糟粕只可給戲劇家或詩人以刺激。

假如遇着一個詩人拾到這盆糟粕，他可以運用他想像的天才，給它剪裁，給它生命，給它美化，結果也許成爲一齣動人的悲劇。

創作家最重要的當然是他的情緒。我們可以說情緒是想像國裏的女王。情如電，緒如線。必要藉着電的鋒銳與熱烈，必要借着情感的豐富與真摯，現實世界才能和理想世界溝通。所以詩人畫家及一切藝術家都應該有濃厚的情緒，深遠的想像，敏銳的感覺。

一個藝術家還要能够將他的情緒，想像，感覺具體化。世界上情緒濃厚，想像深遠，感覺敏銳的人很多，但是這些人不見得就是藝術家。惟有藝術家纔能將他的情緒與想像具體化，具體的美化。這種工作的完成全靠技術的訓練。技術的完美沒有什麼難，只要功夫到。平常我們發見許多有技術天才的人，但是他們終未成爲藝術家。這是由於他們不

能將情緒，想像，具體的美化。可見技術的訓練對於一個藝術家的成就亦極重要。

作品中的思想應該情感化。偉大的藝術家當然有偉大的思想，但是他們的思想是蘊蓄的，是默而不宣的，是情感化的。在他們的作品中，不能否論思想的存在，但是我們能看見的只是情感與美感，見不到他的思想。偉大的藝術品都是如此。反之，只見到思想，雖是偉大的思想，而見不到情感和美感的作品，雖是借着藝術的方式來表現，終不能稱爲藝術。

中國近來的文藝界似乎很有生氣，創作頗多。這是好現象。但是我很擔心文藝的前途，我怕它將來要走到虛偽與裝飾的逆運。近來我們看到許多的小說與劇本，裏面似乎思想的成份多，情感的成份少。思想是容易虛偽的東西。譬如現在有人主張「廢去婚儀」，大家也許覺得

很有趣，也許可以成爲一時一般人茶餘酒後的談笑資料。結果你寫一篇論說論及它，我作一篇文章討論它，不管你我對於這個主張是否有真正的興趣。我們作文章的目的也許是愛時髦湊熱鬧，但是別人不容易知道我們的動機。所以思想是很容易愚弄別人的，是很容易假借的。在你的作品中有無情感，讀者一讀就知道。情感決不能假造的。你有了真摯的情感，你纔能寫出動人的作品。並且濃厚淡薄，你的作品都能顯明的示於讀者。

時髦思想的作品，也許可以賣錢，也許可以出名，也許可以得到多數民衆的歡迎。但是這種歡迎不過是鏡月曇花，決不能長久的。因爲思想是有時間性的，是最容易變遷的。惟有情感真摯的作品，纔能永遠不朽。

戲劇與趣味

吃飯要有味，讀書要有趣，做人要有意思。這是人情。除了悲觀主義與禁慾主義者以外，趣味的貪求可以說是人類的共同點。唯各人的教育不同，趣味的標準則因之而異。甲所謂有趣者未必乙謂之有味；丙認為有味的未必甲又認為有趣。所以什麼樣的教育，產生什麼樣的趣味。學工程的當然對於工程有趣。攻文學的必是對於文學有趣。譚鑫培學戲，譚小培亦學戲，譚富英又學戲，這當然是因為譚家的教育是戲的教育，所以三代都富於戲劇的趣味。當然亦有例外，學戲而對於戲劇毫無